在文学和教学的道路上双向奔赴

编者按：6月23日，散文集《只此青绿》和《凝望霜红里的村庄》研讨会在恒口举办。本次研讨会由安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安康市教育体育局、中共安康市恒口示范区工委主办，恒口示范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散文集《只此青绿》的作者王娅莉，描绘了陕南乡村的山水田园，体现了对土地、生命的哲思。《凝望霜红里的村庄》散文集作者唐玉梅记叙了乡情往事，表达了对乡村生活的眷恋。两位作者均为初中教师，体现了教师在文学创作上的不懈努力。现摘录研讨会专家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文坛教苑两生辉

戴承元

王娅莉是大同初中的语文教师，唐玉梅是汉滨高中的英语教师，她俩都是书痴。“书痴者，文必工。”2024年3月，唐玉梅出版散文集《凝望霜红里的村庄》，4月，王娅莉出版散文集《只此青绿》。两部散文集的出版不仅使安康文坛增添了新的佳作，更可喜的是，展示了安康教苑教师专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果。从教师专业发展惠泽学生的角度讲，后者更有意义。

写作对教师而言，尤为重要。无论是文学写作，论文写作抑或是教育叙事，都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见证。只有情动于衷或理显于事才有写作的冲动，当你发之为文时，你就向名师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技术手段的革新，教学方法的改革固然重要，但其根本影响因子还是教师的人格风范和学识能力。譬如语文，学生最具创造性的语文能力，我以为是写作，而一般来说，学生最头疼的就是作文。是不是该问问我们是怎样指导学生作文的，我们的语文老师有多少人善于写作？不善写作的语文老师，他在讲析课文时就没有写作意识，指导学生作文时也基本上是概念化的，浮光掠影式的。你不写作怎么指导学生写作，你不写作怎么指导学生细读品味文章？无论是大学老师，还是中小学老师，我都希望将基本功下在读书上、写作上。唯其如此，我们的课堂质地才能真正提高，教育也才能高质量发展。

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就是重诗文，因为诗文是有“我”存在的文字。谢有顺说：“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少了一个故事，而是这个世界少了一个‘我’；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缺少语言，而是缺少‘我’的语言。”王娅莉、唐玉梅的散文都是有‘我’的文字，情寄“青绿”，情凝“霜红”，堪称佳作。分开来看，王娅莉重情趣，唐玉梅偏理趣一些，王娅莉善描写，唐玉梅更善叙述。二水分流，各美其美。若要找瑕疵，我认为王娅莉的散文还不够安闲、冲淡，堂庑还不够阔大；唐玉梅的散文是不是可以降低一下“我”的色彩浓度，少一些直接议论。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而我是要向王娅莉、唐玉梅两位老师学习、致敬的！

散文的艺术性和地域文化情怀

朱云

王娅莉、唐玉梅两位老师在做好教师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从事文艺创作，是安康教师作家的优秀代表。本文主要从艺术性和地域文化情怀两个角度分析她们的散文集《只此青绿》和《凝望霜红里的村庄》。

评价任何文艺创作，首先得分析其艺术水平，对这两部散文集的评价也不例外。就散文而言，一般可从三个方面展开艺术水平分析。一是真实性。与小说、剧本可以虚构不同，散文的基本特征是写真人真事，优秀的散文还需从真人真事的描绘中归纳和总结出独到的艺术发现。二是“形散神不散”。“形散”指散文内容要足够丰富，优秀的散文即使篇幅不长，也要尽量在内容层面写得足够丰富；“神不散”指在内容足够丰富的同时，主题意蕴表达的集中性，对散文而言，内容太单薄不好，内容丰富但主题混乱也不行。三是语体性。优秀散文的语言选用和技巧运用要具有特色，低一点的要求是表达准确；高一点的要求是不仅表达要准确，而且还要写得生动、让人印象深刻；最高的要求是不仅做到上面两点，还要能呈现作家的创作个性。

以此衡量今天讨论的两部散文集，它们的总体艺术水平是优秀的：两部散文集中的多数散文所写内容不仅真切，而且有独到的艺术发现，语言表达既准确又生动，如《只此青绿》对“兰涧书屋”的系列描写，《凝望霜红里的村庄》对人情世故的细致描绘。

真正优秀的文艺创作不能仅仅追求艺术审美价值，还要具备关注现实的情怀和文化担当意识。对安康文艺创作而言，这种担当表现在对安康历史和现实的真实书写，以及对安康区域文化精神的自觉挖掘。以此作为衡量标准，两部散文集真实记录了安康乡村的某些现实变迁，彰显了两位作者难能可贵的地域文化关怀意识，但在对安康区域文化精神的自觉挖掘和整理上，无论广度和强度都还可以做得更好。

真情感人的乡村叙事

李焕龙

唐玉梅的散文集《凝望霜红里的村庄》，因为倾情乡村故事，写活了那山那水那人，成为好读耐读之书，我们将其风格归入乡村叙事范畴，并从中感受到向善向上向美的文学力量。其乡村叙事特点及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亲情育人。该散文集的最大成功，是写活了一批乡村亲人，无论祖辈、父辈、同辈、晚辈，她之着笔，在于故事，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就将你写成什么样的人物，不用道德绑架，无需形象塑造，而让人物自行表演。这样，人物的优点或缺点，全凭留在乡村、留在亲情中的故事成色，不雕凿、不修饰，让每个人物因自由自在而各具特色，活灵活现，并让人从中吸取成长的营养。

其二是乡情养心。作者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大学毕业后回归乡村当教师，进城工作之后又经常重返乡村去支教、采风、调研、走访，哪怕在城里遇到乡下来的门卫她都感到格外亲切。究其原因，是她的心中永远驻着她的乡村、她的乡情。尤其近年，父母已逝，乡村已是人烟稀少的老人世界，她仍一次次回去走亲访友，甚至给乡亲守灵。这种忠诚乡村的朴素情感，既是良心，也是爱心，促使她在反观与反思中，更加真诚地用心热爱乡村、用笔回报乡村。

其三是师情励志。作者热爱乡村、关爱乡亲的情感渊源，除了亲情的乳汁，乡情的甘露，便是师情的精神抚育。正是缘于对童年时期乡村老师的尊重与感恩，她才能在大河中学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山民信任的好老师，在支教、行善路上成为传播爱心的好老师，并在教书育人中以文化人，写出了一篇篇乡村好故事，带出了一批批写作好苗子。

乡音里的色彩美学表达

蒋典军

散文集《凝望霜红里的村庄》和《只此青绿》的作者都能坚持当下“自然写作，历史叙述，故土情怀”的写作趋势，凸显其写实性强这个特点。同时作者在洞察、探索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环保意识，巧妙地将阅读的历史文化知识与现代文学性结合起来，用有厚度的母语，诠释乡村的时代价值。

王娅莉散文追忆故乡、审视故土现实，并将个人的情感融于故乡山水体验中，同时悟出诸多人生哲学思考。写亲情、故土、风俗、异域风景，其语言简朴、凝练。将乡情、生死考验、生活体验、家乡的苦难与自在等放在当代背景下，用文学提纯了其中的色彩——青绿，体现其现实主义比较传神的“半写实”写作，映照作者用一颗慈善之心，感动更多现代人的灵魂。

作者用“青绿”这个乡村特有的色彩美学符号，较好地满足了文学表达。但需要注意，散文对大自然书写的泛化，会导致像写植物志的手法出现，铺陈过多，会分散作品的“魂”。对大自然的关怀，也就少了社会与人性的维度。写亲情，欠宏观视野对人性的挖掘。

唐玉梅走出了曾经想挣脱的故乡，站在村庄的远方，回头凝望村庄，用一张情感的网，去打捞对村庄的割舍。从色彩美学角度审视秋冬的过渡色、特有色，像窑变——霜红。难得的自然或人生成熟的成色。符合女性写作的审美情趣，映照出新时代女性人生观、价值观、普遍审美观的底色，与大自然的美契合。用“乡愁”治愈“乡痛”，用“乡痛”唤醒村庄平静祥和。作者笔下的故乡，种啥长啥，种下文字就能长出声音。

作者对情感诉说，哲学思考，命运走向应少些“大命题”，避免“过头”，留些空白，让文学性有舒缓的地带或空间。

散文创作的意境美

侯红艳

20世纪80年代，德国人类学家扬·阿斯曼夫妇创立的文化记忆理论强调记忆媒介，而文学作品的文本属于一种典型的记忆媒介，在文学作品中作者通过文本来记录个人或者社会记忆，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的共同体意识。在此从文化记忆理论角度分析两部作品的意境美：

一是对生命观照的深邃之美。书写生命，观照生命，是创作者们一直以来都不断关注并付诸实践的聚焦点，也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在两部作品中作者都通过个体的记忆方式表达了对已故亲人的思念，也都在不同篇幅中写到“清明”“祭祀”等，体现了作者自觉的生命意识和对生死的哲学思考，营造出一种深邃之美，提升了文本的精神厚度。二是对自然描摹的灵性之美。两部作品文字占最多的是关于自然的摹写。两位作者对自然景象的摹写细腻、生动、形象。在《凝望霜红里的村庄》中“夜凉如水，风清如梦”，语言简净、明洁，描摹生动、形象，艺术体验感真实。《只此青绿》中对紫阳夜色、化龙山红叶、雪色丹霞描写等。在自然描写中，两位作者都注重形象、意境所显示的内在意蕴，强调句子本身的优美，在制造句子的过程中折射出作者敏锐的审美感知力和文学表现力。三是对乡土书写的诗意之美。散文被称“美文”，就是因为它情感真挚、诗意盎然，具有浓郁的审美意境。《只此青绿》和《凝望霜红里的村庄》的作者都以女性温暖的抒情笔调，巧妙选择了童年记忆中的物件、人事，在充满温情的烟火中诗意地书写乡土，温暖淳朴、情味深长。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境界，则成高格”，美的意境是散文创作者追求的至高境界。在《只此青绿》和《凝望霜红里的村庄》中，两位作者分别通过对生命、对自然、对乡土的书写，为读者构建了独具个性的意境美。

田园里的艺术气质

王晓云

今年参加了几个文学作品研讨会，证明了安康文学具有蓬勃的生机，不断产生好作品。感谢市文联和各地政府、文化机构对文艺、文学的重视。社会的发展方方面面，而文化积淀需要更多人做出努力。无论单个文化人做出的成绩多么片面或微小，但最终凝聚为地方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历史也将镌刻这些难忘的作品，因而这次举行的研讨会，是具有价值的文化活动。

《只此青绿》和《凝望霜红里的村庄》有个共同特点，倾向于对乡村题材的表述。乡村题材虽常见，但每个地方地域环境不一样，更需要地方文化人的表述。比如在新疆的李娟写了《我的阿勒泰》，大家一看就知道写的新疆，完全不同于这两本散文作品表现的秦巴山区安康的风貌。按照作家地理的概念，地方文化表述，具有地理气质和价值。

我感觉《只此青绿》和《凝望霜红里的村庄》艺术特点不同。《只此青绿》意境与描述的事物比较冲淡，有种田园牧歌的温暖和淡定，很符合老师和知识女性的角度，语言优美，情绪缓和，宁静美好。而《凝望霜红的村庄》艺术气质更加真挚直白，带有浓烈的情绪，让读者感觉到作者的真挚爱憎。不同艺术呈现具有不同的艺术感染效果，正像百花齐放的艺术精神，具有灿烂的艺术效果。

《只此青绿》的山水田园具有哲思方面的探讨。如作者在《我和老家隔着的雨》中说：“从老家回来后，我一直在怀疑生命的真实感，一种生活无疑是存在的，存留的痕迹又如此单薄……在绿树白花的篱笆前，我们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浪潮般的往事，我们如果不留下文字，谁又能随时重温那片刻的记忆？”这也可看做作者王娅莉老师对于整本书的说明和注脚。

《凝望霜红的村庄》中有篇《熬至滴水成珠》，作者唐玉梅说：“我喜欢池莉的小说，因为她写的大多是百姓家事，仿佛是身边的一面镜子，照出了市井里你我琐碎的辛酸和那些平常的幸福。”唐玉梅老师也便是这样，关注着生活里的热辣滚烫，有着浓烈的温度和感人的率真。

很欣喜安康有了更多艺术作品，涌现更多女作家，但愿百花园盛开更多花朵，让文艺照亮生活的琐碎与抚慰生活的遗憾与哀伤。时光流逝，唯有美好的过往与回忆浸润我们的人生！

穿梭于诗意的乡村

胡少山

唐玉梅的散文题材丰富，生活中的一花一景、一人一事，皆可引发她无限的情思与遐想，显示了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细腻感知和真切体悟。其中一系列描写花的作品，意蕴丰厚，巧用象征，富含哲理性的思考尤其能引起我们强烈的情感共鸣。

花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美丽存在，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凝望霜红里的村庄》里的花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景观，更是一种情感和哲思的载体。作家对花的描写和思考，展现了她对生命与生活、美与存在的深刻理解。《譬如紫薇》中写到：紫薇，以数千瓣蕊叶，挨挨挤挤、密密匝匝地连成一片海。这样的紫薇花海，连接着城市与乡村，将移植、开拓、创造、汗水、智慧、人类田园生活和城市生活有机结合。作者通过对紫薇花树的细致描写，传达了对自然的赞美和对生命力的颂扬。在这里，紫薇成了青春、生命、城乡结合的美好生活的象征。在《疏枝横玉瘦》中，作者巧妙地从独立、坚毅的小学同学床头的一幅素描梅花联想到自己身处满是梅花的江岸的感受：开花是梅花自己的事情，落花也是梅花自己的事情。梅花拥有强大的内在力量和足够坚强意志来对抗俗世的风雨。这里的梅花何尝不是一种面对苦难生活仍然保持坚定风骨、端庄静美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的象征？

王娅莉的《只此青绿》呈现的是当代散文创作中的“地方风景”，彰显她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独特现实关怀，其中大部分篇章都与作者生活的安康有关，这其中蕴含着她对自然美景、乡村生活和地方人文景观的细腻观察和深切情感。一是自然景观的细腻描绘。《只此青绿》中呈现的世界往往是以美丽的自然景观为背景甚至是书写对象。作者通过对这些乡村美景的诗意描绘，传达出乡村的宁静和美丽。二是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诗意乡村的描绘不仅限于自然景观，还包括乡村的日常生活。描写景中含情，仿佛人在观景，人景交融。作者将自己对于安康山水的喜爱都寄托其中。三是地域人文景观的展示。对诗意乡村的描绘也常常包含在对地域人文景观的反映里。书中的一件件习俗、一段段方言、一个个民间故事、一栋栋乡村建筑无不体现了富有文化底蕴的独特地域人文景观。《我们的乡村中》关于农村喜宴的场景，《乡村葬礼》关于乡村老人去世的丧葬习俗和精神传统。作者通过对乡村风俗细节的观察与书写，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乡村。这里乡村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文化的体现和思考，它让我们能够在阅读中感受到乡村的独特魅力和深远意义。

散文中的色彩叙事

谭诗民

《凝望霜红里的村庄》《只此青绿》作者无论从书名设计还是内容表达上，似乎都有将深刻的内容和丰富的情感视觉化、形象化的倾向，色彩叙事的使用恰是这一倾向的具体体现。

色彩在生活中逐渐被人类赋予丰富的象征意味。色彩叙事作为文学作品一种表现手法，服务于主题思想、故事内容、创作背景，对人物塑造及丰富，感染力的凝结与增强，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两部作品中大量使用色彩词汇，既刻画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画面，又表达了作家强烈的思想感情，取得了以色彩叙事的文学效果，在色彩叙事的基调选择、节奏把握、时空营造、象征意味等方面均有开创性贡献。

如果说“青绿”是陕南山水春夏之勃发的自然底色，那么“霜红”则是陕南秋冬之收获的人文主色。围绕在“青绿”“霜红”周围无论是“李子树开了雪白的花”，还是“墨绿色的叶子层层叠叠”，我们看到的都是宁静祥和与温情柔美。两部散文在写作中不是一泻千里或汪洋恣肆，而是娓娓道来和徐徐展开，节奏把握上的缓慢与抒情，拉近了我们与作者的距离，愿意用心倾听，有心接近，尽心感受。

“青绿”与“霜红”既是四季轮换，也是生命轮回。色彩时空营造中一切那么快，又那么慢，那么近，又那么远。“一种生活无疑是存在的”，但“我已全然生疏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关于爱，关于勇气，关于美”依然是不变的主题，因为“我每一缕细小的经脉里都流淌着故乡的根输送的营养。”四季轮换中有周而复始，生命轮回中有一脉相承，我们割舍不掉、抛掷不开的永远是乡亲、乡音、乡情、乡愁与乡思。

文学在高处

李春芝

《凝望霜红里的村庄》和《只此新绿》是青年女作家唐玉梅和王娅莉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多年来两位作家在做好自己的教学工作之余，热衷于文学创作。两人都以饱满的感情和清新的文笔写下了一篇篇美文作品，除了亲情、友情，还有一种让人为之感动的乡情，不仅提升了自己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也让读者在阅读中，伫立中，仰望中，感受到作家对文学的虔诚和崇敬。在这两本书中，无论是抒情叙事，还是咏读故事，袒露心得，以小见大、触物生情，每一篇都注入作者对故乡、故土的爱与对生活的温情。这是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地方，也是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故事和人生感悟，她们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去体验、去感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唐玉梅在《那一场年少时的大雪》中这样写道，“小小的我，被一种叫做拼搏的精神感染并突然意识到来自我内心深处觉醒的力量。它仿佛一束光，强烈地突破那个一直以来自卑且平庸的我……”而王娅莉在《魂归故土》一文中说，“我站在胡豆花旁，沉默了很久。蝴蝶纷飞，花朵寂然。那个身穿军装的离开村庄的年轻人，那个奄奄一息时回到老家的中年人，他怎么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又是以怎样的心情看着门前的青山绿水咽气？他奋斗了一生，把一切物质都留给了城市，把灵魂依然还给了家乡的土地。”

就其作品来看，文本风格和作家气质如一，唐玉梅朴素、真实，《却顾所来径》《陡彼南山》《灯火阑珊处》三个小缉，便是作者的人生旅途的忠实呈现，更是作者心性和品性的本真展现，也渗透着作者的人生感悟和文化认知。对她来说，写作几乎全凭人生历练中生活的积累。而王娅莉三年内连出两本书，每一本都可以看到她长足的进步。她的文笔老道且稳定，不但可读性很强，思想性也独树一帜。

霜红青绿色

胡钦文

唐玉梅的《凝望霜红里的村庄》与王娅莉的《只此青绿》出版，安康散文再结新果。

两位作者的作品有共性特征。其一，率性真诚不讳饰。两位作者以记叙和抒情为主，兼及议论，书写人生不同阶段的经历、四方见闻以及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书写过程中，她们“我手写我心”，对“我的世界”毫不讳饰。其二，自觉或不自觉的女性意识。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描摹，对女性的日常情思的捕捉，对女性生活细节的记录，让作品充满女性特质。其三，絮语和随笔的文体特征。两位作者的作品直抒胸臆、不加讳饰，近乎明末小品文，呈现出“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美学特质。

共性特征之外，两位作家的散文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二位作者的文字背后，是两个丰盈生动又同中有异的“自我形象”。《凝望霜红里的村庄》一书的作者坚毅刚强、率真质朴。她对女性命运，尤其是乡村女性的命运，怀揣同情与敬重。唐玉梅在《我的平底鞋情绪》中警醒年轻女性，不要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而付出经济和健康的双重代价。其散文中生动鲜活地建构出一系列积极、独立、自强的女性形象。《只此青绿》第二辑和第三辑的游记内容中，作者的自我形象也很突出。这两辑中，作者提到的书名、电影名有30部左右，书籍涵括文艺作品、人物传记、史书、哲学等多个门类。相较于热辣浓郁的“红”，这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细腻、温婉、知性，充满好奇和求知欲。

除此之外，在语言、结构、审美意境等方面，两部作品均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

《凝望霜红里的村庄》《只此青绿》是安康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散文作品，是安康散文的重要收获。在书写安康的同时，一“红”一“绿”，展现出安康散文作家不同的风采和姿态。作为读者我十分有幸。希望有更多的读者阅读这两本充满真诚的作品。